

教育部審定

新學制適用

新小學教科書

國文讀本

高級第二冊

中華書局出版



# 各種尺牘

社會交際，通情達懷，端賴尺牘。下列諸書，程序有淺有深，文言白話成伽，或供模範，或資參考，各適其宜。

中華書局發行

- 白話商乘尺牘 全一冊 二角
- 白話學生尺牘 全一冊 二角
- 中華初等尺牘 全一冊 一角
- 註釋中華普通學生尺牘 全二冊 四角
- 中華高等學生尺牘 全二冊 四角
- 詳註通用尺牘 全四冊 六角
- 詳註中華女子尺牘 全二冊 二角半
- 通用婦女尺牘 全二冊 四角
- 實用尺牘大全 精裝四冊 一元六角  
並裝一冊 一元二角

- 最新中華尺牘大全 精裝三冊 一元三角
- 最新中華尺牘大全答函 一冊 六角
- 中華商乘尺牘 全三冊 三角
- 分類匯代尺牘選粹 精裝四冊 二元五角
- 古今尺牘大觀 上中編各十二冊各二元  
下編十六冊 二元四角
- 尺牘釋 例一冊 紙面精裝 一元二角  
布面精裝 九角
- 中華應用文件大全 精裝一冊 一元
- 書信標造法 全一冊 二元

1161  
96742  
213/3

新小學高級國文讀本

新小學  
教科書  
**國文讀本**  
高級第二冊

目次

一	趙人患鼠	一
二	貓說	三
三	髻樵	四
四	張阿火	七
五	小鷓鴣阿米	九
六	馴獅	二〇
七	廬山	二二
八	廬山瀑布	二四
九	山行	二四
〇	從軍行	二四
一	塞上曲	二五
二	尋兒	二五
三	青蟲	二七
四	請勿輕視朋友	二八
五	郭子儀單騎見回紇	二八



頁數

一六	爲國自重	一二二
一七	鄉人賣驢	一六
一八	漆買	一八
一九	貿易	一九
二〇	分功	二〇
二一	題耕織圖詩二首	二二
二二	春早	二三
二三	梅花	二三
二四	越巫	二四
二五	蛙之自述	二六
二六	大力士	二八
二七	哥倫布	三一
二八	汽船	四一
二九	喜瑪拉亞山觀日出記	四三
三〇	安蕾之牛	四六
三一	蒙古人騎馬	四八
三二	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	五一
三三		五三

一 趙人患鼠

趙人患鼠，乞貓於中山。中山人予之。貓善捕鼠，並噬及雞；月餘，鼠盡而雞亦盡。其子患之，告父曰：「盍逐是貓？」

父曰：「是非汝所知也。吾之患在乎有鼠，不在乎無雞。有鼠則竊吾食，毀吾衣，穿吾垣墉，傷壞吾器用，吾將飢寒焉。若夫無雞，則弗食雞可矣，不至於飢寒也。奈何逐貓？」

二 貓說

余家苦鼠爲患，乞諸人得一貓，形壯大，爪牙銛利。余私計可不患鼠矣。然以其未馴也，姑繫之以繩，而俟其馴焉。時羣鼠聞其聲，窺其形，恐其噬已，不敢出穴。繫月餘，家人以其馴也，遂解其繩，縱之於園庭。適有出穀雞雛，啾啾而鳴，貓遽起捕之。比家人逐得，已下咽矣。

家人欲執而擊之。余曰：「毋庸！物之有病者或有能，噬雛是其病也；安知無捕鼠之能乎？」遂釋之。自是以後，飢則食，飽則嬉，一無所爲。羣鼠復潛視，以爲彼殆佯若無能以誘已也，猶伏匿不敢出。既而鼠窺之益熟，覺其無他異，遂復出爲患如故。余方

怪之；適復有雞雛過堂下，貓又亟捕之而走，追及，則  
 嚙者已過半矣。

家人執貓至余前，余責之曰：「始以汝雖有噬  
 雞之病，或猶有捕鼠之能；今若此，真廢物也。」遂逐  
 之。

### 三 髻樵

明末，吳縣洞庭山有某樵夫，失其姓名，濃髻繞  
 頰，身軀雄偉，力極大。常日暮入山伐薪，往來叢林間，  
 不畏虎狼。他人負薪百斤而止，髻樵獨能負二百四  
 十斤。然其售於人也，僅取百斤之價，因此人咸樂購  
 其薪。或怪而問之，髻樵曰：「人各自食其力耳，彼等

非不欲多負，力不足也。我力倍於人而食不兼人，何必多索價哉？且價賤則薪易售，於我不亦有利乎？一

髻樵幼年失學，不知書；然好聽人談古今忠義事，每心有所感，則慷慨議論，辨別是非，雖儒士無以難之。某日，市中適演劇，髻樵負薪至市，釋負而觀。時臺上演秦檜謀害岳飛故事，髻樵大怒，一躍登臺，攔節秦檜者，痛毆之，血流幾斃。衆咸驚救。髻樵曰：「身為丞相，而奸惡如此，不毆彼，將毆誰？」衆曰：「此戲耳，非真也。」髻樵曰：「我亦知其為戲，故僅毆之；不然，我早以砍薪之斧砍之矣。」

四 張阿火

四十年前，臺灣尙隸我國版圖。時有張阿火者，操伶人業，丰姿秀麗，脂粉登場，人固不知其爲勇士也。

中法戰爭起，法人攻臺北；有李某者，招募土兵，謀拒敵。阿火前往應募。李見而謂之曰：「阿火，汝伶人也，何能戰？」阿火高聲對曰：「我生於斯，長於斯，不願見祖宗廬墓之地，爲外人侵入。且保鄉土，衛國家，匹夫皆有責也。誰謂伶人不能戰耶？」李曰：「然則將何以戰？」阿火曰：「山中土人與我善者千餘人，皆善獵，精於槍擊，招之立至，可以應敵。」

李聞其言，大加贊美，立遣彼招土人五百，編爲

一軍將戰，派二千人爲先鋒，駐礮臺坡；復分阿火所率之五百人爲二隊，以備援應。法兵乘小舟至，稍一接戰，先鋒隊卽敗北。法舟乘勝而追，其勢甚盛。阿火急領二百五十人馳往迎敵；衆土人皆披髮赤身，口嚼檳榔，赤沫流於脣外，形狀可怖。是時，法舟乘潮水之高漲，已進至坡下。坡下草深沒人；此二百五十人見敵兵已登岸，皆仰臥草中，翹其左足，張足趾架獵槍以待。敵稍近，衆槍齊發；法兵死者百餘人，大駭欲遁，而山後又突出二百五十人，以圓陣包圍法兵，盡擒之。

未幾，潮水已退，法舟盡擱於灘。舟中法兵欲登

岸救援而不可得，乃揮白旗請降，且願以鉅金贖俘虜。阿火不可發爲演劇時說白之聲調曰：「我不取仇人金錢也。」

### 五 小鴿喜阿米

法語稱暱友爲「喜阿米」。而一小鴿能得此名，則以歐戰時，彼曾冒萬死以脫美兵百九十四人於難也。

其時，美軍與德軍戰於法境，傳遞消息，皆鴿任之。羣鴿翱翔天際，儼若航空之小軍隊。

美軍第七十七師向敵陣某處前進時，喜阿米亦偕其伴侶共處囊中，隨往前敵。

美軍一分隊凡百九十四人，前行過速，離總隊甚遠。時已夜深，因疲乏異常，且以爲後有總隊接應，可無憂，遂憩於山麓而臥。黎明，醒而起視，衆皆大驚，蓋已爲德軍所圍矣。欲突圍而出，則衆寡又不敵，乃暫匿叢林中，以避敵人射擊。被圍三日，德軍欲其降，彼等皆好男兒，一致同心，嚴行拒絕；惟陸續縱其傳書，思藉此以得援師，然爲德軍一一擊落。彼等縱鴿後，必仰視天空，每見一鴿爲德軍擊落，卽相顧失色而呼曰：『我等被救之希望，又減少一分矣，將奈何！』

食已盡，飲已竭，槍彈亦已告罄，救援殆將絕望。

矣。時喜阿米左足繫一信筒，尙處於囊中。當此萬死一生之際，彼等遂不得不縱之於天空，作最後之希望。

德軍拍拍之槍聲復作。彼等見喜阿米在空中，忽亂鼓兩翅，若欲下墜者，中心無不惶惶然默念曰：「休矣！休矣！」然此勇毅之小鷓，竟不下墜，仍勉強飛行，愈飛愈高；最後數分鐘，卒出德軍彈力所及以外，一側其身，斜向總隊司令部中飛去。

部中司鷓者拾之起，見其胸部已傷，一縷血痕，赤色鮮然；左足亦幾折。惟信筒尙存，取而呈於主帥。主帥閱竟，立遣軍隊往援，攻破德軍之圍，於是垂斃

之百九十四人得不死。

喜阿米因此偉績，得膺十字勳章之賞，實爲美軍傳書鵠中之最有榮譽者。軍人見之，無不敬禮有加；而小鵠亦曳其斷足，跛躄而行，若鞠躬以答禮焉。

### 六 馴獅

昔者德意志中部，有父子二人，善馴野獸。其居屋之旁，爲茅棚，中畜虎及巨獅各一。

一日，太子方出遊，騶從如雲，過其門。適獅作長吼，馬聞之均戰慄。太子等漠不經意，仍控縱而前，至一山，登高勒馬，下瞰佳景。忽見市場中濃煙突起，太子大呼曰：「市場火矣！」又謂從者曰：「火勢蔓延，

茅棚必波及，獅虎一出，爲患將不堪設想，我等須速歸，以救護吾人民。」

於是衆急策馬下山，而遠處獅吼之聲已隱約可聞。行未遠，見一虎死於地，馴獸者父子亦馳至，父見死虎，大悲，揚聲呼曰：「我虎性至馴，從不傷人，何爲殺之？」既而曰：「吾虎既死，但願勿更傷吾獅。」方語時，宮中侍衛狂奔而來，謂獅已闖入宮中，負牆而蹲踞。太子遂謂馴獸者曰：「吾輩弗殺爾獅，爾將何以使彼不傷吾民？」馴獸者答曰：「吾兒力能馴之，可無憂。」

兒年約十歲，手執一短笛，舉止活潑可愛。聞父

語，逕往宮中，吹其短笛，婉轉動聽。須臾，兒自宮中出，且行且吹，獅跛行隨其後，似亦悅此笛聲。至一廣場中，兒遽停其笛，坐樹陰下，引吭而歌。獅臥於側，舉其前掌，上抵兒胸。兒撫摩其掌，歌聲頓止，展靨作微笑；蓋見獅掌中嵌一荊刺，因悟獅行時所以作跛狀也。兒立駢其二指，拔荊刺出，自頸際解一巾以裹獅掌。斯時觀者皆大驚異。兒復唱其最得意之歌，獅依依其側，帖然不動。未幾，父亦至，引獅而去。太子頗悅兒之能馴獅，引身近兒，撫兒首。兒仍高歌，歌聲嘒嘒遠揚。獅在中途，猶頻頻回首作傾聽狀。

七  
廬山

而下，裊裊如垂練。中觸大石，轟然激散，玉碎珠飛，令  
 是時山下遊客，則已徬徨雨中，不復見廬山真面矣。  
 如竿如屏如鳥獸者，忽幻而爲島爲嶼，爲帆爲舟。然  
 之，起伏奔騰，有若銀濤雪浪；而羣巒隱現其間，向之  
 而斗絕者，山多雲，常滿布谷中，巒巒成雲海，天風吹  
 鳥者，有割裂千丈直下而中分者，有鑿削萬仞鏡平  
 立如竿者，有壁立如屏者，有蹲踞如獸者，有飛舞如  
 漢，皆得見之，如在几席間。俯視羣巒，險怪萬狀；有挺  
 山也。廬山多高峰，以五老爲最勝。攀登其巔，彭蠡江  
 出九江城南門，遙見層巒疊翠，聳入雲際者，廬

人目眩。循石下注，復爲洪流，若玉龍蜿蜒而入潭，聲隆隆，類萬鼓齊擊，餘沫噴起，又如雪花亂舞。其奇觀勝於雲海。故遊廬山者，必觀瀑布。

八 廬山瀑布

日暗香爐生紫烟，遙看瀑布掛長川。飛流直下三千丈，疑是銀河落九天。

九 山行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一〇 從軍行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

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一一 塞上曲

一陣風來一陣沙，有人行處沒人家。  
黃河九曲

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見花。

一二 尋兄

不歸，亦無消息。黃廷璽，浙之姚江人。兄伯震，經商於外，歷十年過在域內耳。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遂荷傘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所在，將何往？」廷璽曰：「吾兄，商人也。商人多在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見吾兄矣。」

於是廷璽裂紙數千，舉其兄姓名、籍貫年貌、一書之爲帖子，隨所過都邑，輒榜之於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卽兄不自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亦得通訊也。然經行萬里，獠洞蠻荒，蹤跡殆遍，卒無所遇。最後乃展轉至道州。

一日，廷璽如廁，置傘路旁。有人過之，見傘心動，自語曰：「此吾鄉之傘也。」就其柄而視之，見有字一行云：「姚江黃廷璽記。」益作驚疑狀。適廷璽自廁出，不意見其人卽兄伯震也，愕然不知所語。兄弟相抱失聲而哭。行人聚觀，咸爲感動，有歎息泣下者。時伯震在道州已有田園妻子，廷璽卒挽之而歸。

## 一三 青蟲

青蟲伏於草間，自以爲外觀不美，居處又卑下，歎曰：「我身何樸陋無文乎？我豈甘永屈伏於此乎？」因蜿蜒而上竹籬，力求自拔。是時籬間有蟲，現金碧色，美麗而有光澤，見青蟲蠕蠕而至，即昂然飛去，似不屑與之爲伍。青蟲益憤曰：「彼恃其色與翅而鄙棄我，他日，我必雪此恥！」

自是青蟲伏於籬上，以絲自纏，若嬰兒之在襁褓。其始頗苦之，以爲：「我處此境，舉動不能自由，太無生趣矣。」已而又自慰曰：「凡天下之成功者，孰不先經困苦而後達其目的？我固當忍耐以待時機。」

之至。」

不數日，其背忽裂，青蟲變化而出，則已五色斑斕，成一極活潑極美麗之蝶矣。且振翼飛舞，隨風蕩漾，無往而不如願。於是自顧而言曰：「今之翩翩然自得者，非向之屈伏於草間，受辱於儕輩，而忍耐以求成功者乎？」

一四 請勿輕視朋友

一巨獅在叢林中酣睡。時有小鼠自樹枝躍下，偶不經意，失足而落於獅之額上。獅自夢中驚醒，蹶然起，以鼠之擾其酣睡也，大怒，伸巨掌，立擒小鼠，欲吞噬之。

鼠哀求曰：「大王，我知罪矣。倘蒙大王恕我，此次無心之過，不加追究，我雖微物，或亦有用。將來機會所值，安敢不報答大王之恩惠？」獅傲然曰：「咄！爾小鼠！吾何需乎爾？」鼠曰：「在今日大王盛怒之下，生我死我，固悉聽處置。但我渺小之身，不足供大王一嚼；況如大王者，必須噬虎豹，吞犀象，方足以顯其神威，若僅僅斃一小鼠，得毋爲人笑乎？」獅聞此諛己之言，大悅，遂縱鼠去。

某日，巨獅閒遊山谷，偶不經意，忽落獵人陷穽中，爲巨索所絆，輾轉不得脫。獵人以活獅可售之動物園，得值較死獅昂也，因復以巨索重疊縛之；已則

疾行歸村，意欲覓鐵籠，且號召多人，共來昇獅。

其時，小鼠適過獅前。獅哀號曰：「朋友，救我！」鼠視之，正前日宥己之獅也，即躍上獅身，奮其利齒，齧斷繩索，獅得脫。鼠曰：「大王今日需我矣。雖然，昔日大王苟一怒而吞我，則我今日又安得救大王乎？自今以後，請大王勿輕視朋友！」

### 一五

郭子儀單騎見回紇

唐代宗時，回紇吐蕃合兵入寇。郭子儀禦之，以兵少，嚴備而不戰。

會回紇與吐蕃爭長，不睦，子儀使人說回紇，約共擊吐蕃。回紇素重子儀，但傳聞子儀已死，恐爲唐

所欺，必欲一見子儀以爲信。

子儀將挺身往說之，其子晞叩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身死國危，往以至誠說之，或可見從。」以鞭鞭晞手，曰：「去！」遂與數騎出。

使人傳呼曰：「令公來。」——令公者，唐時宰相之尊稱也。

回紇大驚，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回紇諸酋長皆下馬羅拜。

子儀責之曰：「汝回紇有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而殺之，我之將士必決死與汝戰矣。」回紇曰：「訛

聞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死，是以敢來。今知天可汗無恙，令公復總兵於此，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今請為公擊吐蕃以謝過。」

子儀因取酒與飲，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

一六 為國自重

佛撒運動國民，謀脫離丹麥之統轄。丹麥政府懸重賞嚴捕之。佛撒乃匿居鄉間某農家，丹麥人大索之不得。

佛撒所匿居之農家，其主婦智慧有俠氣，待佛

撒甚厚。一日，主婦之弟患病不能起，佛撒坐牀側，任看護之責。主婦之子忽狂奔入室，喘息而言曰：「丹麥人！丹麥人至吾村矣！斷絕交通，逐戶搜尋，不知爲何事？」

佛撒自思曰：「是必爲捕我來也。」回首視主婦，見其態度沈默，若無事然，因問曰：「村中人不至賣我以求賞耶？」

主婦決然曰：「君毋過慮，村中人亦瑞典國民也，何至賣君？然吾人宜鎮定如恆，毋現倉皇之色。如丹麥人入室，君但至火鑪畔，默不作聲，我自能應付彼等也。」

語方畢，果有丹麥兵三人闖入。主婦自座中躍起，厲聲問曰：「若輩何爲？我室中有病人，豈能任若輩驚擾耶？」

三兵聞主婦言，置不答，直趨牀前，詰主婦曰：「病人爲誰？殆佛撒乎？」

主婦曰：「彼乃國王之侍衛。」

一丹麥兵顧謂其同伴曰：「是或然。佛撒我識之，兩肩闊大，頭髮作紅色。」

其同伴聞是言，見東壁火鑪畔立一人，狀似佛撒，因指而言曰：「彼人頗似君所言者。」

主婦東顧而佯怒曰：「奴才！怠慢如此，又就鑪

取煖矣。一立趨佛撒身畔，擊其背而斥之曰：「居此何爲？不往運薪，豈須我自運耶？」

佛撒乘機出室外，口中喃喃作語，若怨其主婦然。

於是三丹麥兵相商曰：「此人非佛撒……」

一佛撒人傑也，寧死不願受此村婦之奇辱。」語畢，四處搜覓，卒無所得。

丹麥兵快快出門，遇佛撒方運薪一巨束入室，即乘勢推之，仆於地上，佛撒大怒，一躍而起，擬還擊。主婦急自後掣其肘，低聲語之曰：「君前程遠大，宜爲國自重，毋以一時之憤怒，與若輩爭短長也。」佛

撒從其言，忍氣入室。

未幾，佛撒之計畫竟告成功，瑞典遂脫離丹麥而獨立。

一七 鄉人賣驢

鄉人某，偕其幼子，同牽一驢出，欲赴市場售之。行至一村，有女孩三四人，在井邊汲水。見鄉人父子，咸大詫異。一女孩曰：「有驢不騎，乃額汗淋漓而步行，彼二人何其愚也！」鄉人聞之，以韁繩授幼子，命其騎驢，已則步行隨之。

又行半里許，遇二老人，躑躅前來。一老人指鄉人而語其伴曰：「吾等常云：『世風不古，少年貪安

逸，長老反勞苦。一觀於此而信然矣！一鄉人乃命子步行，而已騎驢。

行數武，又遇一婦人，纏負其子而至。問鄉人曰：「父騎驢而子步行，何無愛子之心耶？」鄉人至此，左右爲難，欲出一兩全之策，因將己身略移前，置其子於身後，父子共騎一驢而行。

未幾，又有旅行之學生隊經過，紛紛責鄉人：或以爲兩人共騎一驢，虐待動物，是不仁也。或以爲驢若因此而病，或致死，則失其財產，是不智也。……鄉人與子聞之，急自驢背躍下。視其驢，已喘汗交作，若不勝重負者，心頗憐之。遂釋其韁繩，縱驢自行，鄉人

與子徐步於其後。

驢至橋，橋窄而無欄，驢疲困之餘，失足傾倒，遂落河心。水流甚急，鄉人不及救，驢竟淹斃。

一八 漆賈

虞孚問治生於計然先生，得種漆之術。閱三年，樹成而割之，得漆數百斛，將載而鬻之於吳。

其妻之兄謂之曰：「吾常經商於吳，知吳人尙裝飾，多漆工；漆於吳爲上貨。吾見賣漆者，煮漆葉之膏以和漆，其利倍，人弗知也。」虞孚聞之，大喜，如其言：取漆葉煮爲膏，亦數百甕，與其漆俱載以入吳。時吳與越惡，越賈久不通，吳人方艱於得漆。吳

儉聞有漆，喜而迎虞孚於郊，引之入吳國，視其漆，甚良也；約旦夕付金幣以取漆。

虞孚大喜，夜取漆葉之膏，和於漆以俟。及期，吳儉至，見漆之封識頗新，疑之，與虞孚改約期遲二十日。至則漆皆敗壞矣。虞孚不能歸，流落而爲丐焉。

### 一九 貿易

上古之人，不知所謂貿易也。漁獵時代之民，有善爲弓矢網罟者，以其弓矢網罟易人之禽獸魚介，比之自獵自漁，所得爲多；於是遂專爲弓矢網罟之業，惟恃一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一彼此交換，以謀生活焉。且也，能獲禽獸者，未必能取魚介，能取魚介者，

未必能獲禽獸；苟以禽獸魚介互相易，則可以各專所業，而各得所需。此貿易之所由始也。

其後，人知牧畜與樹藝矣；然而或有牛羊而無米麥，或有米麥而無牛羊，於是又各出其餘以相易。特直接交易，雖曰以有餘補不足；而日常需要之物品，如米麥，必求之於種田者，牛羊，必求之於養牲者，苟非其人，雖求不得也。且孰有餘孰不足，又不可知，不便孰甚！故不能不有人焉，以爲媒介；而貿易之事，遂於農業工業之外，獨立爲一業，所謂商業是也。

## 二〇 分功

吾國自古有名言曰：『民生在勤。』然均是勤

也，而用力則一巧一拙，成物則一多一少，其故何也？  
 曰：「判於功之分不分。」  
 凡分功者，收效必多，此民生日用之中，在在可見者也。不觀夫業針者乎？使勤於爲針者一人爲之，窮終日之力，孜孜爲針，欲成二十針，必不可得。今試分針之功，而使每人專其一事：拉者，截者，鏗者，或磨其尖，或鑽其孔，或以火淬之使銳利，或以藥洗之使光輝，或包紙焉，或盛匣焉，凡爲針之事十七八，或手，或以機，皆分析爲之，未嘗有兼者，則計一日之功，可得八萬六千針，而或且過乎此數。此見諸實事者也。使以十八人爲此，是每人每日成四千八百針也。

從前未分功時，一人之力雖至勤極敏，不能成二十針；今分功而爲之，則成四千針而裕如，然則分功之後，可益人力二百倍有餘矣。蓋治事簡，則習業專；用意精，則機巧生；人各盡其所長，則出品愈多而愈美。此所以分功之法行而人之能事益宏也。

二一 題耕織圖詩二首

當晝耘水田，農夫亦良苦；赤日背欲裂，白汗灑如雨；匍匐行水中，泥淖及腰膂；新苗抽利劍，割膚何痛楚。

夫耘婦當饁，奔走及亭午；無時暫休息，不得避炎暑。

誰憐萬民食，粒粒非易取？  
 稼穡本艱難，此語傳自古！

三月蠶始生，纖細如牛毛。  
 婉變閨中女，素手握金刀，  
 切葉以飼之，擁紙散周遭。

庭樹鳴黃鳥，發聲和且嬌。  
 蠶飢當採桑，何暇事遊遨。  
 —— 田時人力少，丈夫方種苗。

相將挽長條，盈筐不終朝。  
 數口望無寒，敢辭終歲勞？

二二 春早

聞鶯纔覺曉，閉戶已知晴。  
 —— 一帶窗閒日，斜

穿枕上明。

二三 梅花

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爲有暗

香來。

二四 越巫

遇有疾病，輒請其設壇作法。巫師立壇上，口吹角，手  
搖鈴，且跳且歌，婆婆作胡旋舞。幸而病者稍愈，則飽  
餐酒肉，重索酬金，施施而歸；不幸而病者不愈，或竟  
死，則又諉以他故，終不肯自認其術之妄。且常誇於  
人曰：「我驅鬼二十餘年，鬼聞我名，即逃匿，從無敢

抗者。」

鄉中有少年數人，惡其妖言惑衆，思設法以懲戒之。一夜，聞巫師在鄰村作法，乃於其回家必經之路旁，每隔里許，預伏一人，——或據樹上，或匿草間。巫師至，匿草間者，以沙石擊之。巫師四望無人，以爲眞遇鬼魅，大駭而逃，且吹角搖鈴以助勇氣。行數百步，無他異，心稍安，行漸緩。不意樹上沙石又如雨下，巫師益駭，且奔且吹其角，角不成聲，但搖鈴而已。奔里許，方思少息，而草間之沙石又迎面來，駭極，向前狂奔。如是者五六次，巫師力竭氣喘，足顫幾不能舉步，吹角角墮，搖鈴鈴墮，惟大呼求救。是時，聞山谷間

回聲及自己履聲，皆以爲鬼。

巫師屢仆屢起，及抵家，已夜半，大哭，叩門。其妻聞之，急扶之進，問其故。巫師舌縮，言不成句，惟指牀曰：『速！速扶我睡，我！我遇鬼矣。』

### 二五 蛙之自述

我，博物學家所謂兩棲類也。

時當初春，我僅一微卵耳。黝然而黑，渾然而圓；與同胞連繫而處，若串珠然，有膠黏之性，時依附於水草間。

閱十餘日，同胞各相脫離而獨立；我亦隨水飄泊，自求生活。其時，有鰓可以資呼吸，有尾鰭可以資

游泳，彷彿若魚；而博物學家則稱我爲蝌蚪。

未幾，我鰓痿縮，而呼吸自如，因推知我腹中已別生肺臟矣。且胸側先後生四足，則大喜。新雨初過，游興勃發，遂上陸而試行跳躍，高低遠近，無不如意；我樂甚。雖然，尾尙如故也。試躍數日，知尾爲無用，乃盡縮入體中。斯時，博物學家始稱我爲蛙。

當我初成蛙時，能於陸上跳躍自如矣；然尙有疑慮之一事焉。——尾鰭者，我之重要游泳器也；失此游泳器，則水棲良不便。既而自審我後足之趾均有蹼，復入水試之，以蹼押水而進，成績良佳，無異昔日有尾鰭時焉。由是，我陸棲不樂，則入水，水棲不樂。

則上陸。

我之舌甚長。每遇螟蝗蚊蚋之屬，則掉我長舌，攫而噉之，疾如電掣，無得倖免。我自問有益於人類，彼人類何為而捕我乎？我於是為自衛計，常於裸體之皮，泌出黏液，起滑脫作用，使捕我者難施其捉持之力。且我之身體，在草中則現綠色，在樹幹則現褐色，常變體色以合乎棲息之宜。博物學家遂謂我有保護色云。

二六 大力士

清季有大力士曰霍元甲，直隸靜海人也。父恩第，善技擊。其宅中有習技室，恩第恆教諸子於其中。

以元甲幼時多病，不許入；元甲因鑽穴隙窺其父兄之所爲，夜輒入棗園自習焉。十餘年不輟，藝遂成，而人莫知之。

其後拳匪亂作，以殘殺教徒爲事；元甲救護教徒甚衆，人咸服其勇，高其義。元甲之名乃大著。未幾，有俄人至天津售技。其人仰臥地上，手持百磅鐵啞鈴各一，兩足亦挾其一，上承巨板，板上置堅木之案，旁置四雕椅，四人環坐而博，其餘送物給事之人，往來上下，未嘗傾仄。因登報，自署爲「世界第一大力士」。且曰：「第二爲英人，第三爲德人。」元甲曰：「我國竟無一人乎？」因請角技。力士聞元甲至，不敢

與抗，登報更正而去。

逾數年，英國有大力士者，至上海，腹上可承鐵礮重八百斤，能曳自動車倒行。元甲請與角技，力士將他往，相約以明年三月爲期，並延英人某爲證人。及期，元甲於滬上候之，並爲各國文揚言曰：『我國爲病夫國，我爲病夫國之病夫，願與天下健者決雌雄焉！』然屆期而力士竟不至。

元甲爲人，恭謹質樸，絕無驕佚習氣；且濟人之急，一如己事，譽人之善，如恐不及；恂恂然儒雅人也。年四十三，就醫於日本某醫院，一日，忽疾劇而卒。先一日，與日人角技，尙傷其數人云。

## 二七 哥倫布

哥倫布，意大利人，少好航海，年十四，即習操舟之業。是時歐人欲東通印度，而哥倫布深信地爲球形，以爲向西向航行，亦可以達印度。然家貧，不能自備舟，乃遊說於英吉利葡萄牙等國，以求補助，而無信之者。最後西班牙女王信其言，於西曆一四九二年，畀以三舟，使百二十人隨之西行。

此百二十人之隨行，實迫於王命，非其願也。舟既發，衆皆疑懼，又至大洋中，見所未見，無不驚駭失措。迨舟行已久，預定之目的地，猶未達，衆益喧擾，以爲此行徒犧牲吾輩之生命，欲謀返棹。哥倫布設種

種方法慰解之，衆心方稍安。

已而彼等於海面發見陸生之植物，其根猶帶  
 污泥，知前途不遠，即有陸地，精神爲之一振。未幾，抵  
 一島，衆以爲印度已達，羣聚歡呼，賀哥倫布之成功，  
 而不知哥倫布之成功更遠且大，蓋已發見新大陸  
 矣。

哥倫布自新大陸歸，人皆贊揚其功，忌之者思  
 有以挫之。一日，哥倫布赴宴，席間有人曰：「以我觀  
 之，航海尋覓新地，無論何人，皆能爲也。」言已，座客  
 皆作譏笑狀。哥倫布默然有頃，即取一雞卵，語衆曰：  
 「孰能使之直立。」衆皆謝曰：「不能。」哥倫布拾

卵，以其端就桌上一擊，殼微破，卵即直立。衆曰：「此何難哉？」哥倫布曰：「此固非難，惜諸君不爲耳。」

### 二八 汽船

甲 「君曾乘汽船乎？」

乙 「然，余嘗乘大汽船，橫渡大洋。」

甲 「余每乘舟，殊覺煩悶枯寂。大汽船中亦

如是乎？」

乙 「否，否，大汽船中起居之安適，與在大旅

館無異。」

甲 「何故？」

乙 「今日之大汽船，其建築之堅固，地位之

寬敞，布置之美備，實遠勝於尋常之舟也。」

甲 「願君爲我詳言之。」

乙 「船長百餘丈，廣十餘丈，載重數萬噸，乘客可容數萬人，其面積與人口，平常陸地上之村鎮，殆不能及也。」

甲 「誠然，勝於吾所居之村多矣。」

乙 「船上有客堂，其建築極似大宮殿，地覆厚毯，壁蒙花氈，華麗無比。有音樂室，陳列各種樂器，俾乘客娛樂。有圖書室，儲藏書籍，供乘客閱讀。有兒童遊戲場，設種種遊戲用具；四圍牆壁，又請名畫師滿繪有名故事。有遊覽場，入場遠眺，則見水天一色，

不知其幾萬里。此外如運動場、浴室、更衣室、劇場、餐館、廚房、花房等，無一不備。且舟中畜母牛甚多，新鮮牛乳，無慮缺乏。更有冷藏室，牛、羊、雞、鴨、魚、蛤之肉，無陳腐者。茶、糖、咖啡、餅乾等類，儲備客用者，各多至數千箱。

甲 一船中設備盡於此乎？

乙 一未盡也。船中更有升降機，以船身高及

數十丈，故乘客恆乘機上下。有發電室，全船電燈萬餘盞；各室間又互以電話聯絡之；舟抵某埠，即與陸上之電線相通。故在舟中，與居大旅館中無異也。

甲 一 大汽船中起居之安適，乃至此乎？

乙 一不僅此也。近日英國之愛葵太尼號郵

船，其偉大尤可驚。當船初成時，曾於甲板上敷設鐵軌，自船首繞船尾成一大橢圓形。有車頭一輛，客車九輛，銜接而行。車影幢幢，輪聲軋軋，乘客幾疑於廣漠之平原中進行，忘其在甲板上也。一

甲 一有是哉？吾當乘風破浪，作橫渡大洋之壯遊矣。一

二九 喜瑪拉亞山觀日出記

喜瑪拉亞山有大峰數十，其高皆逾萬呎；而以額非爾士峯爲之魁，高至二萬九千呎。其次爲坎丁強加峯，高亦達二萬八千呎。

大吉嶺東南六哩之太卡希，爲觀日出勝地。坎  
丁強加在其北，相距百餘哩；額非爾士在其西北，相  
 距三百餘哩；四望皆大山脈，惟東南一角稍低，其外  
 蓋孟加拉平原也。

客有於春初往遊者，夜將晨，策馬登太卡希。但  
 見白雲漫漫，羣山皆黑。忽有紫光一道，從坎丁強加  
峯頂飛射而出，蓋日光自東南地平線湧現，映照於  
峯頂而使然也。此時峯之上部紫色，中部仍黑，下部  
 則白雲滂然如故。少頃，日漸上，上部漸紅，中部漸紫。  
 又少頃，紅者變而爲金，紫者變而爲紅，蓋金山皆受  
 日光矣。既而日愈上，變化亦愈甚。隨距離之遠近，而

此峯與彼峯異其色彩：有紫者，有赤者，有金色者，有銀色者。然遙望西北一峯，巍然天際，純黑如故。蓋距離三百餘哩之額非爾士峯，此時猶未受日光也。又逾數分時，紫光閃爍，自額非爾士反映於羣峯；此時羣峯皆紅，而額非爾士獨純紫。

自日出時至此，頃刻之間耳；然氣象變化，在有莊嚴雄麗之觀，可謂極宇宙之奇也已！

### 三〇 安蕾之牛

美國謀獨立與英國戰爭之時，居近費城之某農家，有幼女名安蕾者，其父與兄均從大將華盛頓出戰，安蕾獨與其母居守田園。英軍至費城，兵士四

出劫掠。一日，有兵士至安蕾家，奪其牛而去。女竭力哀求，兵士不聽。

女怒，亟趨馬廐，乘駒出。盡力奔馳，赴訴於英軍大將康衛立。大將司令部前之守兵，見女馳馬至，疑必來告重要消息者，導之入。於是安蕾乃得見將軍於食次。

將軍問曰：「女郎來此何求？」

女曰：「將軍，我求牛耳。汝之兵奪吾牛，我來取之。將軍，汝必返吾牛！」

將軍柔聲問曰：「女郎，汝何名？汝家何在？」  
「我名安蕾，吾家去此三里而遙。將軍，汝曾見

吾牛否？」

「安蕾，汝有父兄乎？」

「有父與兄，均在軍中。」

「在何軍中？」

「謹告將軍，在革命軍中。」

於是將軍怒曰：「嚇！革命軍，叛徒也！」

女應曰：「誠然，吾輩之居此者，皆革命軍也。」

「然則汝亦一叛徒矣。」

「誠然！吾生而爲叛徒。」

將軍厲聲告女曰：「小叛徒！汝知之乎？我輩爲

擊叛徒而來也！」

女從容答曰：「然，但將軍之率兵來此，豈與小女子戰乎？」既而亦作色言曰：「將軍！我親畜是牛，牛固屬於我，設我爲汝，我決不欲盜汝之牛也！」

將軍語塞，乃曰：「吾兵士果取汝牛，明晨必返汝。」女聞是言遂歸。

翌晨，將軍不爽約，安蓄之牛，果宴然歸臥於其欄內矣。

### 三一 蒙古人騎馬

蒙古人從事牧畜，擇水草而居，常一日徙百餘里，遷徙之際，恃馬以代步；其在平時，雖近至百步，出必騎馬，決不步行。故蒙人不論男女老幼均善騎，雖

五六歲之稚童，亦能跨馬馳驅。即狂飲過度之醉人，目已不能睜，口已不能言，而在馬上控縱如平時。甚或前傾後仰，左倚右斜，一閃一落，肩垂着於地矣。必能掙扎以起，無由馬背墮落者。遇有異聞，則飛騎四達，傳告各部，迅速幾與電信等。

蒙人祭一鄂博一時，必有競馬之舉。一鄂博一者，蒙人祈禱之處也，形似墳墓，有以亂石堆成者，有以枯木堆成者。頂樹長杆，上繫牲畜之毛角及小旗等物。其地或據山巔，或濱湖澤，平時蒙人路經其處，必朝拜之。至祭祀時，更以雜色之旗幟揭諸杆上；祈福之人，四方咸集，男女相雜，極一時之盛。競馬者大

率爲十齡左右之童男女，預定出發地點，近或三四  
 十里，遠或百餘里。選駿馬，備獎品，以先至得獎爲榮。  
 號信一起，衆騎縱鞭，由出發地點向「鄂博」而奔。  
 但見黃塵蔽天，電馳雲飛，不轉瞬間，已有怒馬獨出，  
 於萬衆雷動之歡呼聲中，翹然奪得錦標者矣。

## 三二

走馬川行

奉送出師西征

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

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

石亂走。

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

今出師。

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  
面如割。  
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  
硯水凝。  
虜騎聞之心膽懾，料知短兵不敢接。車師西門  
佇獻捷。

(終)



12c

30  
742650



BC
24.2
3

13